

331941

X527
QKF
15



决斗集

契诃夫小说选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47.2

QKF

15

还 何夫小说选 表 五

决 斗 集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Chekhov
THE DUEL,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
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

决 斗 集

[俄]契诃夫著
汝龙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98,000

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印数：00,001—43,000 册

书号：10188·345 定价：0.55 元

安東·契訶夫——店員

亞歷山大·契訶夫

(契訶夫早期生活故事之一)

安托夏^①，泰干洛格^②語法學校一年級的學生，剛剛喫完了飯，坐下來準備他第二天的功課。他面前擺着一本居納爾^③的拉丁文法。功課是難做的：他得做一段翻譯，記拉丁字。然後他還得準備聖經裏的一段很長的功課。他得坐在那兒一連準備三個鐘頭纔成。短短的冬日

① 根據一九二七年倫敦 George Routledge Sons Ltd. 出版，由 S. S. Koteliansky 編譯的安東·契

訶夫：文學和戲劇方面的回憶中的英譯文譯出——中譯者。

② 安東·契訶夫的大哥。——中譯者。

③ 安東的愛稱。——中譯者。

④ 契訶夫的故鄉。——中譯者。

⑤ Kühner 疑即 Kithner (1802—1878) 德國語言學教授，著有希臘拉丁文法多種。——中譯者。

快要結束了；外面，天差不多黑了；安托夏面前的桌子上擺着一支油燭，燭火閃閃搖搖，他時不時的得拿一把燭剪去剪一剪燭心。

安托夏拿起鋼筆在墨水瓶裏蘸了一蘸，準備好動筆做翻譯。可是門開了，他父親巴維爾·葉果洛維奇走進來，穿着皮襖，脚上是高統的皮雨鞋。他的手凍得發青。

「我說，巴維爾·葉果洛維奇開口了，『我現在有事要出去，那麼你，安托夏，趕快到店裏去，好好守着。』」

眼淚湧到安托夏的眼眶裏，他開始眯他的眼皮。

「店裏冷，」他回答，「我從學校走回來，已經凍壞了。」

「沒關係……穿上件衣服，你就不會冷了。」

「我有許多明天的功課要做呢……」

「你可以到店裏去溫習功課。快點，到那兒去好好看守着……快點啊！別耽誤時候！」

安托夏氣憤的丟掉鋼筆，關上居納爾的拉丁文法，含着一泡熱淚，穿上他那件薄薄的學校制服大衣和破舊的皮雨鞋，跟他父親走到商店去。商店就在這所房子裏。那兒很陰森，而且冷得很。安德魯希卡和加甫留希卡，兩個學徒，手凍僵了，鼻子凍紅了，不斷的用一條腿碰另一

條腿來取暖，他們凍得僵下腰，縮起脖子。

「在桌子那兒坐下來，」父親命令安托夏；他走到神像面前在自己胸前畫了好幾回十字，走出去了。

安托夏仍舊在流淚，走到櫃台裏面，在桌子前面一個做椅子用的卡散肥皂箱上坐下來，心裏氣悶，把鋼筆無緣無故的往墨水瓶裏一扔。筆尖就戳進冰裏：墨水結冰了。店裏跟街上一樣的冷，在這種寒冷裏安東至少得坐三個鐘頭。他知道他父親要去很久。他凍得把手揣在大衣袖子裏，縮着脖子，跟安德魯希卡和加甫留希卡一樣。他甚至顧不到翻譯拉丁文了。明天他會得到壞分數，因此又會受到父親的痛罵。

我不曉得是不是有很多契訶夫的讀者和崇拜者知道在契訶夫的早年生活裏，命運使得他在父親所開的一個小雜貨店當過一名小夥計。誰也不會相信安東，這嚴謹的、絕對正直的作家和理想主義者，小時候卻熟習一切假秤假斗的方法，熟習一切做小生意的花招。去世的安東·契訶夫被逼着經歷了這種可怕的磨練，他終生沉痛的記着它。做小孩的時候，他是不幸福的……

他長大成以後，在親近的親友當中，他不止一次的說過：

『我小時候，沒有童年時代。』……

家庭的景況是那麽不幸，安東沒有機會跑一跑，玩一玩，快活一下。根本沒有做這種事的時間，因為他下學以後所有的時間都得化在商店裏。除此以外，他父親還爲這一類事情定下了禁令：不許跑來跑去，因為『你會跑壞了你的鞋；』玩耍是禁止的，因為『只有街上的野孩子纔玩鬧；』跟小伴一塊兒玩，是無益而有害的，因為『你的小伴兒會教你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閑着待在院子裏，沒有甚麼道理，你還是到店裏去，好好守着，學學生意的好！』安東不斷的聽見他父親的數說。『在店裏，你至少還能做你父親的幫手。』

安東含着眼淚，帶着怨恨，不得不讓自己捨棄那些對小孩子說來是很自然，甚至很必要的東西；他不得不把時間化在商店裏，那商店卻是他恨透了的東西。在那兒，他勉強做一點功課，不過做得很糟。在商店裏，他在冬天的嚴寒裏呆坐着，縮着脖子；他不能不痛苦的在那裏面消磨暑假的、黃金樣的日子，如同四堵牆當中的一個犯人一樣。他的小伴們，跟小孩子應有的情形那樣，玩玩樂樂消磨光陰，他們在南方的明朗天空下積蓄着健康的體力；可是他卻不得不從早到晚的坐在櫃台裏面，彷彿被鎖鏈套住了似的。這商店用它那小小的生意，它那醜惡

的、永不鬆懈的單調，奪去了安托夏很多東西……

安托夏同情安德魯希卡和加甫留希卡，因為他們常在他眼前挨打。從很小很小的年紀起，由於母親的慈祥的影響，他每逢看見動物受到殘忍的虐待，總是不能漠不關心的冷眼旁觀；有一回看見一個車夫打他那拉貨車的馬，他差點哭出來。他一看見人們挨打，總要神經質的發抖……可是在他父親的日常生活裏，打耳光，打脖兒拐[●]，用鞭子抽，是最平常的事；他把這些糾正的方法廣泛的應用在他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學徒身上。在他的面前，人人都發抖，怕他比怕火還厲害。安東的母親，老是反對他父親，可也老是得到永不改變的答覆：

『我自己就受過這樣的教訓；你看，我成了人了。一個挨過打的人抵得上兩個沒挨過打的人。教訓笨蛋，只會有好處，不會有別的。將來他自己會感激我的。』

安托夏的父親十分誠懇的說着這些話，他堅決相信他自己所說的話。

目次

安東・契訶夫——店員（亞歷山大・契訶夫）	一
決 闘	三
求 婚	一八五

決
鬪
集

決 關

一

那是早晨八點鐘——每逢這時候，軍官啦、本地文官啦、游客啦，熬過悶熱的一夜以後，通常總要到海裏面去做一回晨泳，然後到飲食店裏去喝茶，或者喝咖啡。伊凡·安德列伊奇·拉葉甫斯基，一個瘦伶伶的、金色頭髮的、二十八歲的青年，戴着財政部職員的帽子，腳上趿着拖鞋，走下坡去游泳，在海灘上遇見許多熟人，在他們中間碰見了他的朋友，軍醫官沙莫伊連科。

這個沙莫伊連科，由於他那顆頭髮剪短的大腦袋、短脖子、大鼻子、紅臉膛、毛茸茸的黑眉毛、白絡腮鬍子、肥胖魁梧的體格、軍人的粗啞的低音，就給每個新游客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

覺得他是個粗暴的莽漢；可是跟他認識了兩三天以後，人就會開始覺着他的臉顯得特別慈眉善目，甚至還覺着挺漂亮。儘管他笨樣、粗裏粗氣，他卻是個性子和平的人，心眼兒不知有多麼善良厚道，老是願意給人幫忙。他跟城裏每一個人都很熟，借錢給每一個人，替每一個人看病，還要說媒啦、勸架啦、佈置野餐啦；在野餐時候，他會燒 *shashlik* ●，和一種好喫極了的灰色鱈魚湯。他老是在辦別人的事，替他們奔走請託，而且老是在爲了甚麼事情高興。一般人對他的看法是他的性格沒一點毛病。他只有兩個弱點：他爲他自己的溫和性格害臊，極力用陰沉的表情和假裝的粗魯來掩飾；他喜歡他的助手和兵士稱呼他「大人」，雖然他只不過是個五等文官罷了。

「替我回答一個問題，亞歷山大·達維吉奇，」拉葉甫斯基開口了，這時候他和沙莫伊連科已經到了海裏，水齊到肩頭了。「假定你愛過一個女人，跟她同居了兩三年，然後就跟常有的情形那樣，不喜歡她，開始覺着你跟她合不來了。遇到這種情形，你怎麼辦？」

「那很簡單。『您愛上哪兒去，就上哪兒去吧，太太』——這樣一來，就完事了。」

「說說倒容易！可是萬一她沒地方可去呢？孤單單一個女人，沒有朋友，沒有親戚，一個小錢也沒有，又不會工作……」

「這樣嗎？一次付五百個盧布，或者按月給二十五個盧布的津貼——那也就行了。這很簡單嘛。」

「就算你有五百盧布，而且能够按月給二十五個盧布吧，我所說的那個女人卻是受過教育的女人，自尊心很強。你真好意思送她錢？你怎樣送法呢？」

沙莫伊連科剛要答話，可是這當兒一個大浪頭從他倆的頭頂上翻過去，衝到海灘上，然後順着沙地嘩嘩響的滾回來。兩個朋友就走出水來，開始穿衣服。

「當然，要是有一個女人，你不愛她，卻要跟她過活下去，那是困難的。」沙莫伊連科說，抖掉靴子裏的沙土。「不過呢，處理這種事，總得厚道點纔對，萬尼亞●。要是我遇到這樣的情形，我就絕不露出一點我不愛她的痕跡，仍舊跟她過活下去，一直到我死。」

他立刻爲自己的話害臊了；他就挺起腰板來，說：

「可是，他媽的，要是一個娘們兒都沒有就好了！叫她們統統滾到魔鬼那兒去！」

兩個朋友穿好衣服，走進飲食店。在那兒，沙莫伊連科完全跟在家裏一樣，甚至有一份特別的飲食。每天上午，他們總拿一個盤子給他端來一杯咖啡、一個盛着冰水的磨玻璃的高杯、一小杯白蘭地。他先喝白蘭地，後喝熱咖啡，然後喝冰水。這麼一喝，一定很好，因為喝完以後，他的眼睛就會因為愉快而濕潤；他就用兩隻手摸着絡腮鬍子，眼望着海洋，說：

『好美的風景！』

拉葉甫斯基呢，用鬱悶的、無益的思想打發了漫漫的長夜，那些思想弄得他睡不着覺，而且好像加強了夜晚的黑暗和悶熱似的，因此現在他懶懶散散，無精打采了。他游泳一回，喝了咖啡，還是沒覺得好過一點。

『咱們接着談下去吧，亞歷山大·達維吉奇，』他說，『我也不想瞞着你；我要把你看做朋友，掏心窩子跟你講一講。娜節日達·菲奧朵羅芙娜跟我相處得很不好……糟得很！原諒我拿我的私事打攪你，可是我非說出來不可。』

沙莫伊連科不知道他的朋友會說出些甚麼話來，暗自擔驚害怕，就垂下眼簾，用手指頭敲着桌面。

『我跟她過活了兩年，現在已經不再愛她了，』拉葉甫斯基接着說，『或者不如說，我覺得我素來沒愛過她……這兩年來的事是一個錯誤。』

拉葉甫斯基講起話來有個習慣，喜歡出神的瞧着自己的紅紅的手掌，咬手指甲，或者揉袖口。現在他就是這樣做。

『我很明白：你沒法幫我的忙，』他說。『不過，我所以要講給你聽，是因為像我這種失意的，多餘的人也只有靠了談話纔過得下去。』我得把我做的一切事概括起來談一談。我不能不在別人的學說裏，在文學的典型裏，在種種思想裏，比方說，我們俄羅斯的上流人正在墮落，等等——在這些方面，爲我自己的荒謬生活找到一種解釋和理由。比方說，昨天晚上，我爲了安慰自己就時時刻刻的想着：『啊，托爾斯泰是多麼真實啊，多麼無情的真實啊！』這樣可以使我心裏舒服。對了，真的，老兄，任憑你怎麼說，他總是個偉大的作家！』

沙莫伊連科素來沒看過托爾斯泰的書，天天打算看一看，現在呢，卻有點發窘了，說：

● 「靠了談話纔過得下去」的英譯文是「在談話裏纔能得救。」——中譯者。

● 托爾斯泰在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裏真實的描寫了夫婦失和的悲劇。——中譯者。

「是啊，所有別的作家都是憑了想像寫作，可是他直接憑了自然寫作。」

「我的天！」拉葉甫斯基嘆口氣，「我們大家受文明的害是多麼深啊！我愛上一個有夫之婦，她也愛上我……先是，我們接吻啦，恬靜的黃昏啦，海誓山盟啦，斯賓塞●啦，理想啦，共同的志趣啦……甚麼樣的欺騙！我們其實是從她丈夫那兒逃掉的，可是我們卻對自己撒謊，硬說我們是逃脫了受過教育的階級的空虛生活。我們照這樣描畫我們的將來：先到高加索去，一面我們熟習一下那裏的人，和那個地方，一面我穿上政府機關的制服，去做文官；然後，在我們空閑的時候，我們挖掘一塊土地，親自耕種，辛苦得眉尖流汗，我們再弄一個葡萄園，一片田野等等。換了你，或者你那個動物學家馮·科連，處在我的地位，你們也許會跟娜節日達·菲奧朵羅芙娜同居三十年，給你們的繼承人留下一個繁盛的葡萄園，好幾千傑夏丁●的玉蜀黍田吧；可是我卻從第一天起就覺着自己像個破產的人。城裏，熱得受不了，無聊，沒有社交；要是下鄉呢，你又會覺着每塊石頭底下，每叢灌木後面，都藏得有毒蜘蛛、蠍子、蛇似的；走過了田

● Spencer (1820—1903) 英國哲學家——中譯者。

● 俄諺名，等於十七華歲強。——中譯者。